

生命線

整個場景都像建基在泡水沙灘上，而產生了根本面的致命傾斜。在聞得到時間如同鹽粒漸次消融的蒸發熱空氣裡，閉上眼睛，你依然能看見，並細細描繪那間你正枯坐著靜待生命流逝的房間；自屋樑頂邊延伸如同活體生物凸竄表皮的壁癌浮泡；頭頂偶爾掙動兩下便死去般不再動作的木質掛扇；磨石子地板上桌腳整排切出的清晰灰塵線；那些鏽蝕斑斑的辦公桌排列著；桌上已然隱泛毛絨黴菌團塊的綠敦敦軟墊；墊下像要飛騰破框而去龍飛鳳舞的大字標語與幾個大頭排排團列的合照，你低頭，試著自合照中辨認出自己來。整個場景都像浸泡在底片曝光背景哀哀欲融化的朦朧白光中，彷彿是從海底昂頭觀視海平面，那種極至的光亮被水液介質折射而產生切割稜線邊塊的奇異視角。你什都看不見了，連你自己都快看不見自己了。然後，光線如同某些電影裡的運鏡，推移後聚焦收攏於桌面一角，越過整排凹凸不平的架書與桌面上隨意丟棄的上吊娃娃，無數灰塵逆風打轉的纖光裡，你看見桌上那部電話；黑膠質感一體成型，電話線連接聽筒髮辮似安靜垂放，聽筒握把弧度呈現符合人體工學的微彎，那方正機體上，每個透明按鍵都像果凍一般搖晃易破碎，正當你無意識的伸出手，那一刻，宿命似，電話鈴聲應和著你的動作而悚然響起。

鈴、鈴、鈴．．．．．

※ ※ ※ ※ ※ ※ ※

那些日子，我沉浸在打電話那樣陷溺並且無可扼抑的遲滯幸福中，有一種類似自慰的恍惚罪惡感。

其實講講電話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我記得阿麟對我提起，他在電視上看過一則數據，全台灣兩千一百萬人口，平均一個人擁有 1.5 部室內電話。而這尚不包括一年之內持有率成長超過十五%的攜帶型手機電話用量。可見島嶼的人多麼需要電話。

我記得，那時是夏天的初始。我剛將沾上鹹黃尿液的棉被打水淋溼掛上陽台；當然，那在棉被上畫地圖的不是我，是阿弟，我根本不想和他睡同一間房間同一張床，雖然我已經和母親抱怨過了，可是，「沒辦法，我們可以為你買一件新的棉被，但我們實在租不起更大的

房子。」母親攤攤手說。我只好堵著鼻子胡亂用水把棉被沖淨，費力將大件浮貼透濕被單掛上屋外鐵杆。走進客廳，就著空氣中消散的漂白水甜味，我盤起腿，照例撥了電話給阿麟。

2888-2237

我熟練按下八個數字，彷彿那一瞬間阿麟是死去的陰魂，而我催符走咒，箍魂符七字調一使將下去，阿麟的生魄騷魂會隨招而至。

嘟、嘟、嘟．．．．．

電話那頭一陣巨大的靜寂，讓我有一種電話待接訊號流竄在對方房間，並且透過牆壁猛力回彈，以致刮搔我耳壁那種禮貌的被拒絕的不悅。

在等待電話接通的時間裡，我想起，這個城市本來擁有的電話符碼只有六位數。不知道是因為城鄉變革還是都市更新什麼的，有一天，人們硬是在連串數字前加了個區域符碼。

其實從一則電話號碼是可以知道很多事。

譬如，觀察電話號碼開頭第一個數字，可以明白對方所處的縣市，(02)是台北，(04)是台中，開頭是(03)的，則是桃園。

又譬如，某一些數字的捉隊組合代表特定的機關或族群。像免付費電話多半是號碼中帶 080-的組號。線上語音服務電話開頭都是 0204-。更別提那些依靠諧音而編纂的廣告電話。

最近發生的，關於電話的大事，是島嶼中部某些市鎮，也搞起電話號碼升級這套。大略是因為人口暴漲的原因吧。這個島嶼的電話號碼正順時針依序被拉長著，那些硬生生擠進原來記憶長度，憑空生出的號碼，多麼像魔術師在圓頂高禮帽裡頭一陣掏抓，然後每隔一會，就從黑黝黝孔洞中拉出的一隻隻長耳粉紅兔，兔子說。沒辦法，裡面太擠了。於是電話號碼會長大似被拉長抽高，不斷自帽口湧出。

搞不好，有一天，人們會發現連接這個島嶼城市發展斷代史的，其實是一具又一具的電話．．．．．

在我胡思亂想彷彿每個腦皺層皮質拉起都有兔子伏匿的同時，阿麟的電話依然嘟嘟空響著。

我終於失望的掛掉電話。

尋隱者不遇。

這大概是人們在這城市裡所經歷，最最悲傷的記憶了。誰沒有過夜深時百般寂寥，身體好像缺一個洞般，急需要對方聲音填補空虛的經驗呢？但彼端始終像沉潛入深海似了無音訊，查無此人。似乎這個城市，本來就只有你。只有你一個人啊。

在我心頭開始咒罵起阿麟的瞬間，才放下的電話卻奇異的響起了。

鈴、鈴、鈴．．．．．

※ ※ ※ ※ ※ ※ ※

「喂！」

我問。聲音像通過黝細話筒孔洞，像是完全被對方給靜默的吞食了。那一端，始終沒有回音。

「神經病！」

我把話筒甩回。啊一聲跌躺在客廳地板上，洩了氣一樣的頹喪。

「誰啊？」

阿麟用腳指頭戳戳我，問道。

「不知道，打來又不說話，神經病！」

阿麟似乎渾然不在意，抬頭瞪視我家天花板，若有所思的思考著某些事情。

阿麟就是這樣的人，你永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但你卻害怕他不知道要作出什麼。他具有冒險犯難的進取精神，如同所有少年漫畫中熱血的少男主角。或許，那正是同是十六歲的我所欠缺的。

良久，阿麟猛一個轉頭，興味昂然的看著我，雙瞳灼然欲有所語。那是一種邀約的表示，可能他又想到什麼，適合打發這無聊的夏天午後。

「ㄟ，你要不要試試看呀。」阿麟詭祕的笑著。

「試什麼？」

「那個啊！」

阿麟嘴角歪斜，示意著身旁的電話，眼皮跳著，一副挑逗的水光氾濫。

「什麼啦？」

「0204 咩！」阿麟一骨碌翻起身，撿起一旁散落的報紙用力揚

著。

「色情電話喔。」

「對啊對啊。那個李喬治他們也撥過的，什麼『香豔少女偷談情』、『第一手愛情動作直擊』……」客廳的偏光裡，阿麟就著報紙廣告分隔欄，一張臉都快貼上去了，臉上黑白墨影昭然，一邊細念著。

「可是打 0204 不會很貴嗎？」

「試試看嘛！」阿麟一副「你夠了吧」的無奈表情：「那麼愛講電話，現在有人專門講給你聽還不好！」

我稍微側頭，看看浮貼在牆上，那一堆標示未繳納的電話費水費電費地下道污水費房租阿弟幼稚園學費……心裡有一點抗拒。那面牆所代表的厚度，可以阻絕任何關於金錢消耗的誘惑。

有時，我會以為，那張牆就是家的全部。自月初起，母親便不斷撕下牆上帳單進行繳納的動作，直到月底，牆壁又自動厚實飽漲起來，它不斷被黏貼上新的消費，然後撕掉。時間如褪日曆一樣在中間驚人的消耗著，那張牆卻好像從來沒薄過。

「就一次嘛！試試看啦！」

阿麟扯下報紙，隨意指著其中一小方塊—「寂寞媽媽愛的電話教導」。一臉哀求狀。

我莫名其妙意識起，自己那個彷彿老是失蹤，卻又確實存在於我生活中的母親，她不時的更替工作，縱然親近如我，也弄不清她到底在作些什麼，能確定的是，家裡的經濟從來沒好過……

「好吧。但是不要太久喔。」

我深吸一口氣。一下下就好，這樣電話費應該不會太貴，不然，我這個月少講兩次電話作補償好了，母親不會知道的。

阿麟拿起電話，興致勃勃的按下數字，我瞪著他的一舉一動，幾乎以為撥號時，他的手指正微微顫抖。但很快，我就從他又是想笑又奇異憋住好像隱忍什麼的怪異神情中，有了躍躍一試的衝動。

「我聽聽看啦。」

我一把搶過聽筒，像要把話筒塞進耳道內側般將整個話機扯近。

「．．．．．然後，他忽然一把將我摟近，粗大手臂一扯，我的衣服，嗯，人家不來了啦，我的衣服就．．．．．」

電話那端，女人的聲音用著不自然的嬌媚語調說著話。大概是照本宣科按某本黃色小說念誦吧。但是那一刻，我真的感覺耳酣口燥，身體有什麼要燒起來似的，一種罪惡感昇華的意識漂浮。

倏地，我想起這個聲音的主人是誰似的，身體發冷的試探喚道，
「媽！」

※ ※ ※ ※ ※ ※ ※

「剛剛是你撥給我吧！」

話筒那端問。

聲音不斷的順著彼端話機收納進我的耳中，那像是把有遠近分布的聲音地圖都揉成一團拋擲過來的龐大響聲中，我聽見阿麟得意洋洋的聲音。

「我是阿麟啦！我辦了手機囉。」阿麟的聲音透著一股掩不住的興奮，我幾乎可以揣想，他現在在電話那頭，因忍笑而擠眉弄眼的滑稽神情。

「我想，剛剛那通電話一定是你撥過來的，所以故意不接。然後用手機第一個回撥給你，試試看功能，嘿嘿，算是啟用儀式啦！」

「你哪來的手機啊？」

聽到「手機」二字，適才電話無人接聽的怨惱似乎也沒那麼嚴重了。我腦中浮現大大小小不同的鐵方盒子，他們有的微縮如火柴盒，有的像貝殼似可以任意開闔，她們無論大小都散放抑揚的鈴響，不同於一般室內電話制式的鈴鈴聲，而且來電時表殼上似乎有星星閃爍的光．．．．．

你小子可得意啦！

那一季，那是這個年代，手機剛興起的夏天。擁有一台貨真價實的手機，等於手握一把代表尊貴的權杖。我當然清楚，阿麟盯著電視裡手機廣告時的興羨表情。但我絕對想不到的是，他小子真的有能力

弄到一台。

「你又沒成年，人家怎麼會把手機賣給你。」

我問。雖然自己沒手機，但我對申辦手機依稀存在著某些概念，譬如未滿二十歲須家人同意才能申辦，二十歲以上可憑身分證申請手機之類。而阿麟與我恰恰處在手機專櫃小姐理都不理你，揚手要你帶爸媽來的悲慘年紀。

「用我老闆的名字辦的啦。最新款的喔！」

「但是，你哪來的錢啊？總不會是去講色情電話吧！」

我酸酸的調侃著阿麟。雖然我並不在意阿麟擁有手機，反正不管拿的是什麼，能夠講講電話聽見他的聲音就好了。但，老實說，我又有一點點也不是很大啦可是就是那樣細微的在意．．．．．

「我自己打工賺的啦。手機就是我用我打工的老闆的名字辦的。」阿麟反將我一軍：「你還敢提到色情電話啊！上次打色情電話，你發什麼瘋似的哭爹叫娘，嚇的人家都不敢講下去了．．．．．」

那個時候嘛．．．．．

我紅著臉用手指繞著電話線。真糟糕，我那時是怎麼呢？或許是因為害怕吧！我多怕電話那端，「寂寞媽媽愛的電話教導」真的是某個人的母親，如果那個女人的兒子恰巧是我，她會不會知道，自己辛苦賺來的錢，又被兒子以高額電話費送了出去，那樣藉著電話線如同投幣一般的無止境生活黑洞啊！

父親越來越晚回家，母親夜夜以聯結到城市各處焦急尋找。他們在電話那頭細語不休的什麼，其實，我都知道！

為了化解尷尬，我使出最拿手的講電話絕招，聲東擊西之轉移話題。

「哼，手機有什麼好的！」

「手機這東西才好呢！」

阿麟可得意了，興致高昂談起手機的好處，彷彿一個小小的機子就擔負著救國救民的重責大任。

「第一，手機功率超強，能在各種險惡地形接收使用。需要聯絡時不怕找不到人。證據是當你把手機靠近一般家用室內電話時，電話

可以收聽到手機交談的聲音，這是周波原理的運用，手機訊號之強可見一般。」

「第二，手機代表一種身分，是地位的象徵。它的出現宣示生活品味的具體化，什麼人攜帶什麼類型的手機。」

「第三，手機的附加功能．．．．．」

阿麟的手機教義像可以無止境的宣揚下去，此時，我聽見電話嗯嗯悶響的插撥聲。

「等等，我有插撥耶。」

我提醒阿麟。並且聽見阿麟那頭通話切束的按鍵音。然後默等著，等待這邊插撥電話接通。

喂，你好。

「你好，請問是生命線嘛？」

※ ※ ※ ※ ※ ※ ※

「你打錯了。」

我又掛掉一通莫名其妙，對方尋找恍如虛構人名的陌生電話。那是這個下午的第二通。可能是因為家裡電話和某個政府機構或披薩店之類的號碼近似，老是有些不相干的人們會冒失闖進我的生活中。

那些打錯電話的人，像飛錯地方的侯鳥，因為某個遷徙動線的錯誤，可能是按錯一個數字，或多打了個號碼，而停佇我的耳道。但那無損於我與他們的交談。很多時候，如果他們不趕時間，我會天南地北的與他們瞎扯。畢竟，見不到人，有時後，我們只是自己叨叨說著話，講給自己聽而已。

因為寂寞啊。

放學後大部分時間，我把自己鎖入房子裡。我不知道，其他與我同齡的孩子，如何消磨過這段身體飛速抽漲骨骼咯茲竄伸的生長日子。有人傾聽他們說話嘛？還是他們會如同我，抱著電話慢慢在聲音裡渡過這些經年？

我只知道，在那些因為時間引針穿縫戳漲身體毛細孔並扯動我青春長大的日子裡，我在手臂因長期舉握而僵硬，舌齒間口水澱粉酵味發散中恍惚渡過了。

那天，當我放下話筒，準備接著撥給阿麟的時候，母親氣紅了眼迎面衝了進來。

「那麼愛講電話！家裡開銀行啊！賺的錢都給你繳電話費．．．．．」

沒來由的暴怒，是因為又丟了工作嘛？還是父親又行蹤詭密徹夜不歸了？母親將對生活的憤怒與無力轉移到她身畔所有有生命亦或無生命的東西上。

「你以為你長大了能賺錢啊．．．早知道不養你這賠錢貨．．．．．」

一閃身，我匆匆進入房間裡。闔上房門，母親的聲音依然穿過門縫露過門把，「垃圾！」她吶喊，厭惡感無法隔阻關上的向我包圍而來。

我走到另一面牆邊，對著那本來該是冷氣孔，而我們根本沒有錢裝冷氣，於是突兀穿鑿於牆上的黑色孔洞，哀傷的講起只有一個人的電話來。

「喂，請問長大在嘛？」

「如果你聽到的話，請趕快來吧！」

「我好想見你喔！」

「有人在嘛？」

※ ※ ※ ※ ※ ※ ※

「你不要再打來了！」

我對著無聲的電話吼了一聲，旋即將他摔回。這動作似乎嚇到身旁安靜坐著閱讀的阿麟。

「怎麼辦？我無法決定自己要買哪一款耶！」阿麟搔搔頭，萬般艱難將手機型錄推到我面前，要我幫他作決定。

一開始的時候，我承認，手機的確很方便，那拉進我與阿麟的距離。我們永遠能在想到對方時，於第一時刻聽見彼此的聲音。

我們甚至發明屬於自己的語言。手機心經。那是我們根據市場上琳瑯滿目的手機成品自製研發出的語言，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如阿麟現在正喃喃複頌著的，*Motorola C350* 銀劍客、黑武士雙色激拼鬥，多感和弦音 168 音階無限迴旋踏轉；*Nokia 8910i* 鈦銀、鈦黑鍍身，機體凝縮空間醞釀宇宙爆發力。

我們會將手機功能加上名字揉成字串來背頌。有時搭配一點廣告詞，這使得我們在別人提起某一個型號的手機時迅速反應，那讓我們像獲得手機博士學位一樣光榮。

Sanyo J95 幻彩銀、流光紫可換殼，無線上網 64k 世界無國界。*Santec 636* 東京銀、米蘭紅、巴黎藍、紐約灰四色更替，異國風情交織日日遨遊。

玩上癮似，有時我也會來上一段，這證明我與阿麟的友情，也證實除了讀書，其實，我有時還蠻聰明的。

「我想，你也可以辦一支啊。」

後來，阿麟開始慫恿我。

但我並不真的感覺，自己應該擁有一台手機。或許是阿麟的走火入魔使我體認到，自己該觀望一會。我發覺，當阿麟擁有的手機越來越多的同時，我也越來越難找到他。

電話不是只要一部就夠了嘛？我經常看著阿麟手忙腳亂尋覓正確作響的手機而啞然發笑。我只是需要一個專屬的聲音啊，不是想以那麼多科學器具來稀釋我的聲線力道。

「你去辦啦。我們用同門號講起電話也比較便宜啊。」

「我哪來的錢啊？」

「你那麼愛講電話，可以去生命線打工啊？」

阿麟鬼主義多，自己為了賺錢養手機，兼了不少打工，這下可把矛頭指到我頭上來了。

「生命線？」

「我聽說，生命線是個專門救命的管道，活著的人想要死，可以

試著打電話來談談，那這個人就不會想死了。反正就是類似溝通聊天，起死回生的工作啦．．．．．」

「起死回生？」我揚聲：「那應該是去搭配阿桐伯膀胱丸之類的藥物吧。撥電話有什麼用！」

「神經！」阿麟啐了一聲，繼續翻閱他的目錄。

那個晚上，我夢見，自己真的成為生命線的一員，端端坐於電話前，行有餘力應付一通又一通浪花擊岸似黑潮奔流的電話。

「你好，這裡是生命線，請說。」

※ ※ ※ ※ ※ ※ ※

房間的意象浮現。

初使是光；極度濃稠的，像用銀湯匙攪拌雞湯水液那種上頭凝結著一層油脂，怎麼也化不開的浮動光亮。當你漸漸能適應後，房間的景物便脫衣服般一件一件慢慢裸了出來。你看見鐵桌貼有塑膠防撞軟墊的邊角像沙礁上岩塊退潮一樣露出，然後是牆壁，那上面正掉落細細碎碎的漆塊粉末，你想起母親臉上的撲粉，蒼白突兀好似嘴角一牽動就會掉下一大落的誇張。你低頭看著地上，有打轉的黑灰色長影萬花筒似逆時針運作，你幾乎以為自己來到某個時間的夾縫裡了，所有的時間化為黑影都在你的腳底下臣服並安靜流逝，只有你能凌越它。那一刻，當你發覺磨光石子地上無數運風而起的細小塵粒中，時間法輪哀哀欲頹的扭轉，生命似乎變的輕易了，彷彿只要一腳，就能確實的跨過！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啊。

但很快，你就知道不是這樣一回事。旋轉的地上灰影不過是頭頂一方懸吊電扇罷了。這裡亦不是時間的房間。你仔細的巡視著，試圖辨認在這晃蕩似羊水的金色流質光中，房間的功用是什麼。很快，你聽見細碎的交談聲，喃喃切割出整排不對稱的桌腳排線，那裡面，有許多人影晃動，逆光中，你發覺自己正坐在其中一張桌子前面，綠敦敦桌墊上無數裁齊標語工整向你眼球襲來，「愛惜生命。」、「青春不留白。」、「疼愛自己奉獻生命。」．．．．．種種種種，你心中如同秧苗撥下地，有一種溫暖與使命感「破」一聲竄破心土開枝舒葉的奇異感覺，模糊中你敏感的意識到，你正在進行什麼神聖的使命，關於傾聽及與生命莊重的對話．．．．．

電話鈴聲適時響起，好聽的音樂鈴響，給愛麗斯還是給魷魚絲之類的垃圾車專用合成樂音，但在這神聖的空間裡，就算是垃圾，也沐浴著恩典的光輝！（那垃圾不就是你嗎？你悚然的想到，母親捷運列車擦暴風軌似的銳音尖起：垃圾！）那一刻，你多想告訴母親啊，你不是垃圾，你不是浪費錢愛講電話，而是，你是多麼的寂寞啊，你只是想聽見一些聲音，告訴你，原來自己還活著。

「你好，這裡是生命線。」你拿起話筒，流暢回應著。低沉嗓音揉和著話筒旁吊掛的清香茶包，這使得你們的對話充滿了茶香酣暢的滿足熱度。原來，有一天自己能夠這麼有尊嚴的說話著呀，你幾乎感動到要丟下話筒改撥給阿麟報告喜訊。（阿麟嗎？我阿榮啦，你聽聽我的聲音．．．．．）

「我好累喔。」電話那頭，女人說。嘶啞嗓音，好像喉囊齒根鑲結處有鐵鍊還是類似繩索的物質縛鎖。那裡面，細細的沙正緩緩洩漏著，如同倒過來的沙漏。女人的生命質素被緩緩傾洩。你甚至以為，女人下一刻不會說話了，也許，那沙流完了，女人就空了，就此沒有聲音。

「我是陳先生，您可以和我談談你的困擾啊。」你試著表示善意，伸出友善的試探的觸鬚，等著女人去攤開，並求索著由喉嚨框噏洩漏更多的沙。

「我好想死呦！」女人回應道。唉，你就知道是這樣。

「我家男人好像有了外遇，我兩個兒子一個還小，一個整天無所事事只會講電話，家裡等著我要去繳的錢一大堆．．．．．」像扭開女人身體環節的某個開關，那些沙加速掉下，你把話筒拿離耳邊幾吋，深恐那些細碎顆粒會自聽筒細小穿孔中滿溢抖出，那一刻，你不知生了什麼心眼，忽然這樣想到，這真是夠了，是多麼通俗的情節呀，這個世界上，要死去，就只有也只因為這些理由嘛？

「小姐，或者你可以．．．．．」接著，你嘗試半小時的理性兼溫情溝通。你發覺，原來，勸一個人不要死這麼的容易啊！你旁徵引博，自己的都訝異，死亡要闖越的，居然是這樣一堵堅實而不可破的理論之牆。連你這般只能靠電話打屁的人，都能有條理的列舉出生命不可輕視的狗屁道理，那麼，存在的價值，究竟是活著過度廉價，還是死亡對你們太昂貴？

「可是，」女人久久不語，終於在你吞口水換氣鬆嗓之際，悠悠下了結論：「我還是想死耶！」

「那，你就去死好了！」倏地，你發覺自己如此的疲憊，用連自己都厭惡的冰冷口吻，蛇嘶似冷冷的吐出詛咒之音。

※ ※ ※ ※ ※ ※ ※

在試圖撥通阿麟留給我的第十三支 09-開頭的手機號碼失敗後，我頹然放下話筒，倒臥在電話旁，把身體曲成手機螢幕上電池符號，手腳鬆弛擺放成閃爍待充電的 Y 字型碼。

我開始背頌與阿麟之間發明的手機心經來打發時間。*Alcatel* 0T535 水母淺藍浮游，128 * 128 pixels 五方向導航鍵全方位溝通；*BenQ* M770GT 鈦金屬一體成型，黑屏銀字、銀屏黑字螢幕雙切換，網路功能無限擴充；*Drin_it* GSG1800 背光魔鬼紅地獄黑雙色調頻，WAP 瀏覽器國際漫遊。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阿麟的身影越來越飄忽，成為我生命中一種流動的物質，類似電波還是光離子訊號一類的。我可以瞬間招喚他來臨，不在乎時間或地域的阻攔，縱然他不在家裡，撥通手機後，我依然可以聽見他的聲音，知道他的行跡與冒險，我們更接近了，好像他隨時在我身邊。但，那真的是阿麟嗎？有時我不免這樣亂猜著，那些及時的應答，會不會只是事前就錄製好的錄音留言，阿麟手機中的生活扁薄輕省一如他手上越來越削薄短小的機子，我們的日子因而變的沒有期待感。本來沈澱醞釀著，直到某個時刻才會迸發出來的生活期待累積，化為隨時可以打發掉的即時通訊。我與他太貼近了，這樣隨時會被介入尋獲而沒有距離的距離，反而成為我們最大的距離。

阿麟的手機越來越多，我也越來越難尋覓他。在我們都還好小的時候，那時，只有一個阿麟。他過著自己的日子，大多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我為此感到孤單。但至少，當唯一的聯絡電話被撥通時，他有二分之一的機率會拿起電話，用聲音接通彼此生命的交集。現在呢，阿麟還是只有一個，但在我手邊，還有無數個阿麟在，他們是一個個以 09-為開頭的手機號碼，他們都是阿麟，他們都具備阿麟的全部，如果阿麟一接起電話，那這個號碼就是他，但那又都不能代表他，因為阿麟是 0928，也可以是 0919，他會是不當大哥很久的中華電信，也可能搖身變為沒有距離的遠傳。我已經再也弄不清，在那一端的阿麟，他努力追求的長大，是身分的變換與生命可容性的增加，還是純粹肉體的抽長。

阿麟最後留給我的話是，因為這一季彩色手機正式進軍市場，他需要更多的錢來擺炫買酷，所以陪其他人去擺地攤還是發傳單什麼的．．．．．反正，買到我要的手機，我就會回來，他說。

我一直以為，其實，他不會回來了。因為他沒有鑒足的一天，從掛腰碩大金剛機進展到掌上型匣式手機，革命性發展里程碑是機體摺疊形式的出現，全盤改變手機空間存放生態。之後內部 GSM 晶片越漸縮小則把手機帶入微縮的境界，更無論其中衍應而生的貝殼、彩屏、雙螢幕、單雙頻乃至最近必備的彩色螢幕與數位上網功能。手機不斷的在進化，恍如活物呀！阿麟一定不明白，手機的研革就像我們這些日子的長大，永遠沒有停止的一天。而阿麟哪裡是在找尋適合自己的手機呢？他只是想跨越這個長大的階段，像從無法購買手機的十六歲一下到達能面對門市小姐安然簽下自己名字的二十歲，自黑金剛手機瞬時超越到塞耳式內建波動感應電話，他太不安於成長本身鬱躁如新生鬍渣竄出膚表那樣的遲滯麻疼感了，他永遠都要走在前面，而我想到的，我們不能走得太快，因為，那樣的話，我們就失去了”回頭看”，那樣美好而適宜緩衝的成長時段了。

不過以上這些，也可能是我沒電話好講，只好自己叨叨對著自己開解的無聊夢話罷了。

我像是個生命線員工，自己為自己作著心理輔導。

那天晚上，家裡特別安靜。連一向哭鬧不休，必須要母親安撫牽手才甘願坐在餐桌吃飯的弟弟，都異樣乖巧的自己翻上摺疊鐵椅坐好。空氣裡像是電話遲遲撥響待接，塞滿了嘟嘟聲而煩躁欲爆的核子彈頭消磁靜音前夕，一點點的小聲音都會切割整個被拖慢的進行基調，導致後續動作跌撞成一團的狼狽狀況。

Siemens Xelibri3 壓縮機身設計，果凍色光澤挑動晶瑩唇朵交接。*DBTEL 2039* 情境操作模式，彩虹光來電辨人。

我緩緩背頌著手機心經。或著，運氣好些，很快就可以度過這個氣壓滯悶的低旋氣流盤轉階段；我能立刻躲回自己的小房間裡，像在南洋小島上遮頭擋眼快步跑到架高樑腳小木屋下，避開午後刺針暴雨。或者，我等等可以打給阿麟，說不定這次他會接，然後我可以跟他抱怨夠了我爸媽又來了我受不了了這些人真是．．．．．

「最近我在家裡接了很多通電話，一接，沒人應，都不說話耶。」母親說，聲音涼涼的聽不出情緒。

「很正常啊。有人撥錯吧。別神經質了。」父親嗤笑一聲，沒多說什麼，繼續低頭扒飯。

「是嗎！！??」母親應和著，左右嘴角不對稱的上揚著，我注意到母親大幅度抵一下唇，蒼白的唇瓣因為翻吐而充血，但那樣的腥紅更接近傷口破裂的流血顏色，母親大力嚥一口氣，像把什麼也跟著吞下去般，低頭疾身挾菜，耳邊的頭髮大落大落垂下，使我看不清母親現在的臉色，但在那因為頭髮陰影而造成稜角的黑影裡，母親右手執筷的指尖翻顫，我似乎可以聽見塑膠刨光筷子輕聲撞擊瓷碗表面那種叩叩叩的清脆聲響，好像有東西正搔刮著如薄磁表那樣細緻不堪挑弄的情緒，空氣裡長久僵固的什麼正要大塊大塊崩解碎下。

「我也接過啊，不說話，是惡作劇吧！」為了緩和氣氛，我緩緩扒起一口飯，也插話說。

「你他媽給我閉嘴。」幾乎是同時，父親噴出菜漬的嘴角，暴怒跟著衝口而出。母親沒有說話，陡然抬起頭用眼睛睜視著我，髮絲飛揚間，我看見她眼翳裡蹲伏著一頭陰暗的獸，正自顧自張羅獵網閃爍黝森的暗芒。

G_PLUS I800 鋁鎂合金面板組裝，金屬亮銀、象牙白渲染挑逗耳道。Asus AGP-100 悍將紫冷艷登場，貫穿你腔膜熱電爆音傳情。NEC N530i 簡訊多音道識別系統，耳道聲道同腔管操弄。我安靜低首看著半滿的碗，嘴角咀嚼間試圖以心經為佐料，消化分解那些尖銳的接觸。

「哼。」母親冷笑，也不看父親，繼續抱怨著，而餐桌上氣流被母親霸氣挾斷，銀齒咬闔之際祥和吋吋碎裂。「是那個女的吧。你外面那個小的打來看看你回家了沒？」

「你夠了吧！」父親安靜的回應，沒有我想像的暴怒，卻更接近一種貼觸事實水面滑翔的昭然欲揭和坦然。

「我夠了？你玩夠了才是真的！」母親似乎被激怒了，筷子一擲，砰一聲拍桌起身，身後椅子以垂直之姿直挺挺倒下，呼應母親適才的擊桌。桌上的餐盤碗筷都因為剛剛那個動作而猛地跳躍震了一下，我的心也震了一下。

「你看這像什麼，家不像家……」、「愛鬧，我看你鬧到什麼時候……」幾乎是同時，父母親像競相爆發的火山，那些潰流熾燙的火漿自面對瞋視的所有孔洞噴發而出，幾乎要淹沒對方似的粗暴對立著。

我在下一刻機警拉起阿弟的手，拖著一臉飯粒口角還粘著肉渣的他跑回房間，關上房門，而外頭造地運動還在進行著，本來相安無事的板塊互相嘎壓，以本質的粗礫堅硬面彼此對待，誓要將對方斷折壓服才肯安靜的散熱平復。

間隔房門，那些爆音仍然像刮壞的唱盤，或深夜的電話鈴響，錚錚鐵擊似撞擊入房間內。

我慌張的拉過阿弟。以手覆額將他深擁入懷，摟著他。我坐在大眠床上，手指鉤住膝蓋輕輕的搖晃著，而阿弟在我的內裡，我不知道該如何保護他，只能輕聲哼著如今依然無用的手機心經，一邊靜待門外騷擾過去。

「你非要搞的大家撕破臉才高興嗎？」

「哼，若要人不知呀！」

聲音從門縫中竄進，聲音從鑰匙孔洞中流入，聲音從牆上每道細微的龜裂處悄悄瀉地。聲音無孔不入，這個城市，有沒有一座沒有爭吵的房間？這樣的願望會否如同要求一間未架接起電話線的無電阻屋子，只是一則可愛的都市童話！

「我們現在要幹什麼？」阿弟問。我低下頭，剛好承接他一雙黝黑墨瞳，風霜未染，還是晶亮的純真。

「是這樣的，我們去玩一個遊戲。」

我告訴他，希望這能轉移他的注意力，帶領他穿過整個房間沸騰的噪音。

「我們來玩打電話的遊戲喔。」

「打電話遊戲！」

「是啊。」

我手指勾曲，留下大拇指與小指伸長，挺直比一個「六」的手勢，然後將手擺到耳邊，那是一把電話筒，我與阿弟，彼此將肉掌牌電話放在耳邊，血脈沿流著，管壁溫暖撲撲跳動配接著同一工廠出品的光纖配線，透過螺旋指紋巢狀結構，彼此通話著。鈴鈴鈴，我悲傷欲切的說，「有人在嗎？」

「回到家整個房子沒一個人在，是都去死了是吧！」縱然我調高了音量，門外的咒詛爭罵依然清晰在我們話筒手心盤旋，那使得我與

阿弟像隔著遙遠的人潮，必須捂著一邊耳朵過濾雜訊一邊對話著。

「你找哪一位啊？」阿弟很快就玩上癮，面對著我，那聲音，卻綿細遙若千里。

「有種去找你那個狐狸精，不要回來啊！」

「我找阿弟！」

「阿弟不在家，有什麼事要我轉告他嗎？」

「你乾脆告訴她，要她大方一點，一起搬進來這好了！反正這個家都沒人了！」

「原來我所認識的人，他們都不在了呀！」我對著沁出濕暖汗液的話筒深深嘆息著。

※ ※ ※ ※ ※ ※ ※

「這樣我就知道你在哪了！」

事情發生前，母親在電話中丟給父親這樣一句話。

後來，母親送了父親一隻手機，我不知道她哪來的錢，但我知道，她替父親買手機的因由，是源自於我。

那天，母親安靜的在廚房淘洗剛自市場廉價買回來的菜葉。我乖順坐在餐桌一旁，一邊計算著如果母親離開，我可以再度使用電話的時機，一邊和母親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那個阿麟，聽他媽媽說，到現在還找不到人耶。」

「是啊。」

「你不是和他很好嗎？他去哪你知不知道啊？」

耶．．．．．

．．．．．

如此單調類似處身深海層中潛水夫面對面彼此以張闔脣形互相辨識對方意念的靜默交談，我們隔著一層膜對話著。或著，更正確的說，我與母親，是城市裡接通兩頭的深夜電話，百般無聊的尋找話題，

只為讓時間可以順著捱過去。

我們必須不斷的轉移焦點，因為所有的談話都不夠深入，而不管我們如何調整頻率，我們再也不可能像彼當時，我猶浮沉於她金黃胎膜羊水時那樣恍若一體了，唯一通達的擠帶已經因合約到期被剪線了，我們是獨立的固體，在越來越沒有交集的同一空間裡，她試圖用言語把我擠蛻塞回去，而我則萬般艱難尋找通道出來，我們的話題大部分相同，但立意的根本面卻迴繞著龐大的差異。

「阿麟說想去賺點錢，好辦隻手機！」

「手機這東西有什麼好？」

母親沒有偏過頭看我，不然他一定會發覺我窘急扭著手的躁樣。我察覺這個話題已經被談論太久了，不行喔，我們不能太深入，不然我會告訴你些什麼的．．．．．

「手機這東西才好呢！」

我試圖轉變話題，從阿麟的行蹤轉而談起手機的好處。

「第一，手機功率超強，能在各種險惡地形接收使用。需要聯絡時不怕找不到人。證據是當你把手機靠近一般家用室內電話時，電話可以收聽到手機交談的聲音，這是周波原理的運用，手機訊號之強可見一般。」

我立刻把阿麟臭屁宣示的內容照本宣科搬出來，發揚新世紀偉大科技的救國救民之處。

「第二，手機代表一種身分，是地位的象徵。它的出現宣示生活品味的具體化，什麼人攜帶什麼類型的手機。」

我鼓舌如簧，宛如推銷似興高采烈的說下去，好不容易有我能和母親溝通炫耀的題材呢，只有我才懂阿！「第三，手機的附加功能．．．．．」

我不記得那個下午，我有沒有碰到電話了。但我卻依稀記得，母親在我連綿滔滔的宣講中，喃喃深慮的半句呢喃：「不怕找不到人啊．．．．．」

兩天後，父親獲贈這台手機，母親在電話接通的首撥儀式中宣布，「這樣我就知道你在哪了！」

母親把手機當成一種查勤的項圈鎖釦，我不知道後來父親如何忍

受，那些日夜不斷響起，像小便怎麼甩都滴漏不完的電鈴響聲。阿麟關了機，在城市中成為沒有聲音的遊魂。而父親耳緣卻就此被銬上一副貞操帶，電視那頭越加誇耀的輕薄短小功能，都成為對父親隱私的一種諷諭。

幸好父親不用忍受太久，因為事情很快就發生了。

那天，母親按照慣例查勤，而我則排隊等著撥電話找阿麟，在母親身旁慣性焦慮又要假裝乖順的，等待母親用完電話。

「你現在在哪裡？」按照慣例，母親的開場白，簡單直接。

「我在店裡啦。」或許是家裡電話奇異的擴音效果，父親疲憊聲音穿花撥霧順過母親未貼緊話筒的削瘦下顎緩緩流淌出來。

「沒事就早點回家。」母親下了徵召令。這通常是電話查勤的尾聲。下次父親褲囊股起的方狀物抖動尖叫，要等到母親察覺不對，有可能發生些什麼事的時候。而這個「可能發生些什麼事的時候」，也許是下一分鐘，也許一小時後…

就在母親準備無聲掛掉電話時，話筒一端響起電話鈴聲，鈴、鈴、鈴，那是店裡的電話響了。

「你等等。」父親說完就斷了聲音，我與母親都聽到叩一聲物品撞擊的堅硬聲響，可能是父親隨手把手機擺在桌上，翻身接起店裡電話。

「全家樂快照，你好。」

不知道為什麼，我和母親依然能聽見電話一端，父親和某人的交談。我忽然記起阿麟的話，「……手機功率超強，能在各種險惡地形接收使用。需要聯絡時不怕找不到人。證據是當你把手機靠近一般家用室內電話時，電話可以收聽到手機交談的聲音……」不知道是手機頻率太強，還是我們家好電話收音功能過分優良，周波原理被充分運用，不同的話筒器具卻把同一個空間的聲音都網羅了。

那真是奇異的一刻。父親與另一個人對話著，而我們這頭卻確實聽的到聲音，彷彿父親成為一個媒合器，接通手機與撥號電話的連線，父親在我們不知道的世界，究竟過著怎麼樣的生活呢？

「照宏呀！人家好想你喔！」電話那頭，嬌嫩女聲竄透父親手上的電話，直直灌進母親這頭焦慮冒汗的耳蝸中。

「噓，小聲點，那個瘋女人正打電話來查勤。」父親說，聲音黏膩，如同哄慰不乖孩子似半帶責難半是無奈。

「．．．．．」電話那頭先是一陣沉默，然後不自然的笑了：「．．．．．呵呵呵，怕什麼，她聽不到的啦！反正你說她早晚會自己發瘋，我們怕．．．．．」

對話在此中斷。

不是父親警覺掛掉的。而是母親。母親安靜的按下話筒。妥貼的確定電話擺回原處後，就此僵坐於客廳一角，夏天光影交傾的黑暗角落，無聲無息。

我連稍微瞄一下母親的勇氣都沒有。我忘記自己宣稱了什麼理由，大概是去找阿麟之類的吧，然後頭也不回奔出滯悶的房間，離開母親傷心的家。我是多麼的害怕呀！害怕我稍微一轉頭，母親的五官會嘩啦啦像燒乾陶瓷人偶光滑的臉面一樣，一個個全都沾不住掉了下來，她說，你看，他們都留不住耶。母親會把猶溫熱跳動的眼耳鼻舌慢慢送到我眼前對我抱怨。那我要怎麼回答呢？我能夠撥通每一次渴望傾訴對談的陌生電話，但，我撥不通母親心理的一根弦呀。

或者，那是那個夏天最後的場景了。故事的最後一個房間，再也沒有撥通的電話，電話線被母親拉斷了。當那天夜裡，當我躡足推開大門，正疑惑沒有聽見阿弟的哭鬧或母親喘息的咆哮聲，母親就像壞掉玩偶一樣輕飄飄掉下我眼前。

起先，我無法分辨電話線與頭髮的分別。那條成螺旋狀捲繞，堅韌異常的黑膠索電話線，緊密的攀附在母親頭髮崩亂的頸項，和母親新燙的黑落捲髮纏夾在一起，就好像母親顱上的一部分，從耳後頭皮毛細管長出一樣的自然。

母親以電話線繞上客廳掉扇自殺了。事情是這樣的。電話線確實的纏繞在喉頭，我不知道電話線怎會如此的強韌，彷彿那裡面曾經流通過的聲音也如是堅硬而充滿傷害力。湧入大門斷裂呼嘯的車燈光影中，我清楚看見母親頸上紅紫色蛇腹拖曳過般的鮮豔條痕。母親的嘴以極誇張的放鬆姿態垂下，好像用盡力氣放肆的去撒潑吶喊般。只是，配對著母親耳旁懸蕩，猶不停晃動的話筒，有那麼一刻，我以為，其實母親正傾聽著遠方某個遲來的電話，為那窩心而絕對幽默的言語不能自扼的渾身顫抖嘴唇擴大訕笑著。

※ ※ ※ ※ ※ ※ ※

然後，你又回到了房間。

鈴聲錚錚響起，你無比疲憊的拿起話筒，用連你都覺得訝異的蒼老毀壞之音，緩緩對應著。

「你好。請問是生命線嘛？」

「你好，這裡是生命線。」

「你是．．．．．」

你以為打來的人是母親，但很快你就察覺，話筒的那一端，無數的聲音被吸納進來，聲音不分遠近從 3D 實景的立體構圖融軟為大沱大沱聽不出所以然的 2D 平面團塊，你熟悉這種把聲音交雜在一起的模糊，對方是用手機打的，那麼，這是阿麟囉。

「阿麟。」你說。

「你在哪啊？」你多想告訴阿麟，這幾年，你總是在尋找著他呢。夜裡翻著電話簿，打通無數的電話，可是，接通的那一端，都沒有他。阿麟，你生命某一方本該緊密相連，暢通無阻的摯友，卻在長大日子的某一天裡，斷訊消聲了。

電話那頭忽然安靜了下來。安靜到你連對方的呼吸鼻息都恍若未聞，似乎電話那頭本來就是空的，而與你交談的是幽谷的風聲，死者國度的騷靈之音。

瞬間，你知道，阿麟死了。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但你強烈的感覺到，那是自異界接駁而來的故人之音。阿麟透過時間的縫隙撥了通電話給你，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啊。

「我聽說，生命線是個專門救命的管道，活著的人想要死，可以試著打電話來談談，那這個人就不會想死了。」阿麟叨叨的說著，很像你們以前聊天窮打屁的內容。

忽然，你不知該說些什麼。阿麟不是死了嗎？那他打到生命線幹麻？

「這裡好寂寞喔。」阿麟說。

「我有好多好多手機了，但是，這裡沒有人可以說說話呢！」

「所以，我想，那我打來生命線試試。我死了，但我又想活過來，我想看看生命線有沒有可能，給我希望，勸我不要活，繼續死……」

．．．．．

你感到無比暴怒，一生的情緒波流像在此時找到出口，惡悍狂湧而出。你酣暢罵道，汪佳麟你這個神經病腦袋有問題白痴垃圾不中用撿來的敗家貨可恥無聊腦袋包水泥．．．．．

不是，能夠死掉就心滿意足了嗎？

死掉就真能滿足了嗎？